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五目錄

張謂

進寶應長寧樂表

爲封大夫謝勅賜衣及綾綵表

進娑羅樹枝狀

進白鷹狀

宋武受命壇記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虞帝廟碑銘

并序

長沙土風碑銘

并序

韋應物

冰賦

盧庾

梓潼神鼎賦

閻寬

溫湯御毬賦

孔璋

理李邕疏

韋建

對名田判

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

王之貴

對初稅畝判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五

張謂

謂字正言河南人天寶二年進士乾元中爲尚書郎大厯中官禮部侍郎

進寶應長寧樂表

臣某言臣聞理定制禮功成作樂古先哲王不易之典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纘堯立極繼武承天神授五兵聖包七德頃歲自王邸登將壇祇奉廟謀龔行天罰卷舒龍豹指麾而復洽陰陽誅翦鯨鯢顧盼而並收河朔九

鼎還重三光益明趙魏小康周秦大定伏見所部寄住客
前黎園供奉官梁州充義府果毅劉日進新造寶應等凡
十八曲其調合雅其聲用宮以歌盡言以舞盡意夫雅者
三代之樂貴之則鄭衛不行宮者五音之名用之則角徵
咸敘興亡理亂實繫於茲昔王令言聽安公子失宮聲知
隋氏禍敗非久今臣見寶應樂用宮調知皇家運祚無疆
故製造其詞發揮成曲庶登樂府上達天朝謹附前黎園
供奉官某進表以聞

爲封大夫謝勅賜衣及綾綵表

臣某言中使某至奉宣勅旨賜臣衣若干事目覩絲綸手披篋笥新衣二稱虹蜺間出綵綾五色鸞鳳互飛臣受鉞西門建旗北府地僻萬里天違九重豈憶仁出於聖心賜出於御府白日亭午忽蒙慶雲之惠清秋屈節偏承玉露之恩負邱山而忘疲瞻闕庭而莫見臣無任

進娑羅樹枝狀

右臣所管四鎮境天竺山壓枝園枝國有拔汗那最爲密近乃有娑羅樹時稱奇絕不比凡草不棲惡禽聳幹無漸於松柏成陰不愧於桃李但以生非得地譽終因人榮枯

長在於異方委葉不聞於中土陛下高視三代橫制四夷
威信浹於君長仁惠沾於草木前件樹枝臣去載已進訖
臣伏以凡遵播殖貴以滋多今屬陽和之時願助生成之
德近差官於拔汗那計會又採前件樹枝二百莖並堪進
奉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柯鄰月中之丹桂連
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於物無遺在人知感謹差軍將李
滔押領赴京

進白鷹狀

右臣管內大小鷹婆羅山採得前件鷹簡擇並堪進奉特

稟異氣挺生殊姿頭圓頂平臆濶脰短眼目時轉志凌雲
霄花毛始齊色靜霜雪旣拔奇而賞異實超等而殊倫但
四鎮川原千里砂磧草木旣少禽獸亦稀礪其爪距調其
羽翮徒有願於擊搏竟無階於効用今寒風凜冽殺氣嚴
凝萬乘時巡六龍冬狩出樊籠之地登校獵之場必能隨
人指蹤驅御苑之狐兔順時行令逐禁林之鳥雀物性有
適天心所知

宋武受命壇記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

歷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畧遂有伊周之勲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僞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爲我有四海爲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爲翊戴指撝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爲齊魯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

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允緒成大族劉公殘
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
禮義得之者難絕智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
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
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禹敘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於人心爲虺爲蛇如豺
如虎旣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
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

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
賈禍國處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微福里迂車
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
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掩其忠義夫
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
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
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卽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
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
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

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
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勲諸侯
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
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攜手
而遊耳嗚呼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
良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
審於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殿朝於
京師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匠石勒於碑陰
亦猶公穀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虞帝廟碑銘

并序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於位久難其人支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羲仲皞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於四門納於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內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

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
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厯代多嬪御
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
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厯數之
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櫻於樊籠
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
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
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
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

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垂世教游
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
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嶷北麓三湘南瀝帝之遺
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
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
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
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閔宮靈降娥英近侍稷
契旁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
升堂自愧於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慙於閭闔之外

成康文景無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
作頌於清芬勒文於元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於勾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
河上其器不寐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
禪於有虞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
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
象耕耒輟鳥耘猶在託此巖阿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
今多百越迢遙九嶷嗟我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
森若容衛檐度風飈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茲

聖靈祚我皇朝

長沙土風碑銘

并序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爲辰象下爲郡縣遁甲
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其山
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秔稻厥草惟繇蘭杜
荃蘅留萋藹車出焉厥木惟喬椅桐桂檉貞松文梓生焉
篠簜嬋娟於原野砥砮照耀於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
君因此而後定王國焉漢道凌遲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
之眾績著勤王梁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勲

成定國桓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禮舊君請屍歸葬桓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鄧粲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罪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修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膂之人鄉無頽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赫曦之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書鵬鳥似鴉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爲信哉因徵故老之言

用紀他山之石辭曰

舜去黃屋於焉巡遊禹逢元夷於焉滯留五嶺南指三湘
北流鄰聯滄浪邊遙岫嶠湘山之下青青眾草有蕙有蘭
在江之島烟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棄捐遠道湘山
之上青青眾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
不榱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卞氏
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韋應物

應物京兆長安人少以三衛郎事元宗永泰中授京兆功

曹遷洛陽丞大厯中授鄆令建中三年拜比部員外郎出
爲滁州刺史調江州改左司郎中後出爲蘇州刺史

冰賦

夏六月白日當午火雲四至金石灼爍元泉潛沸雖深居
廣廈珍簟輕簷而亦鬱鬱燠燠不能和平其氣陳王於是
登別館散幽情招親友以高會尊仲宣爲客卿睹頒冰之
適至喜煩暑之暫清王乃誇賓而歌曰含皎皎兮瓊玉姿
氣淒淒兮奪天時飲之瑩骨兮何所思可進於賓請客卿
爲寡人美而賦之客諾曰美則美矣而大王不識其短夫

謂之瓊玉竊名器也氣奪天時干陰陽也內熱飲之媒其疾也寵一物而三失德且出寒谷而至下薦宗廟而至高僕竊惑之而歔歔安得不爲之而抽毫何積陰之勝純陽兮惟此元冰居炎天之赫赫兮獨嚴厲乎稜稜其始也月元冥日北陸天地閉水泉縮動靜一變剛柔反覆壯以烈風積如羣玉由是依廣澶漫憑高崢嶸大寒御節萬動潛形浮彩皓皓仰吞素靈羣山早曙陰壑夜明古者祭之黑牡其藏以節被之桃弧其出以潔今明明大魏禮物必備實大王樽俎之常品非小民造次之所致若尊卑異等頒

命有度碎似墜瓊方如截璐沉粉壁雲矗象筵霜布座有
麗人皎然俱素雖眾賓之同輝諒爲物之難固其竊名假
質以謬一時之賞也如此若乃對修竹臨方塘俾炎作寒
兮反我天常嗟絺綌之失御於三伏兮亦紈扇委篋而內
傷其嚴沍之威以干陰陽之候也如此若皎潔的皪與時
消釋或沈珠於杯或化璞於液王將甘飲聊以自適豈知
乎一寒一溫日夜相激久之以生疾兮內外不和而怵惕
其旣意而媒疾也如此觀其力足以淒一室利庖廚俾甘
肥晚敗醇釀不渝非可調膳理安營魄奈何以誇客陳王

於是艷然而慙曰寡人生於深宮惜於服食左右唯燕姬
趙女侈服美色微客卿之言則何以雪余惑方當命有司
而徹冰書盤孟以自式

盧庾

庾元宗時人

梓潼神鼎賦

以靈瑞珍
寶出爲韻

於戲德包生植者不能動彼天之道瑞及飛走者未能感
無一疑之寶故知瑞之大者下及無心之金石德之深者
上合不言之元造我國家高選物理光天順人膺景命闡

坤珍由是函谷關旁靈符出而啟聖梓潼郡內寶鼎光乎
取新此鼎者聖人之大寶有國之神器量則宏深體乃殊
異嶷如斷山之酋岑屹若巨鼇之鼎扇峙其足者可以象
三德虛其心者可以含萬類不汲而滿不燃而沸內烹飪
以養賢上歆雲而作瑞應火木之卦旣調鹽梅鏤山川之
容且禦魑魅是鼎也豈徒靈感亦有欵識不假雕鐫宛然
文字實彼天之所錫表吾君之至治揚五百代之昌符成
六萬年之寶位與夫遷鼎郊鄒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者不
可同日而議宜書於冊於帝之庭以合明應以昭神靈士

金史卷之三
有聞而嘆曰昔黃帝作寶鼎三秦帝奠神鼎一周之衰也
沈泗水而隱藏漢之盛也在汾陰而見出未有能來聖壽
之無疆應人文以純吉竊亦欲負鼎於明主啟心而獻術
若能使我徵於有商豈見遺於今日

閻寬

寬官醴泉尉

溫湯御毬賦

天寶六載孟冬十月霜清東野斗指北闕已畢三農亦休
百工皇帝思溫湯而順動幸會昌之離宮越三日下明詔

伊蹴鞠之戲者蓋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義不可舍頃徒
習於禁中今將示於天下廣場惟新埽除克淨平望若砥
下看猶鏡微露滴而必聞纖塵飛而不映欲觀乎天子之
入先受乎將軍之令宛駒冀駿體佶心閒銀鞍月上華勒
星還細尾促結高髻難攀儼齊足以驤首待馳驚乎其閒
羽林孤兒力壯身勇蓋稷門而未捷攀秦鼎而非重積習
爲常成規親奉咸技饔而願効望鳴鑾而跂踵雲開紫殿
日臨丹墀無譁衆士其局各司聖神之主於是乎帥師君
前決死且不敢辭珠毬忽擲月仗爭擊並驅分鏹交臂疊

跡或目留而形往或出羣而受敵稟王命以周旋去天威
兮咫尺有騁趨材專工接來未拂地而還起乍從空而倒
迴密陰林而自却堅石壁而迎開百發百中如電如雷更
生奇絕能出慮表善學都盧仍騎驤裒輕劇騰狄迅拚驚
鳥捎虛而訝人手長攢角而疑馬身小分都驟滿別部行
收哮噉則破山盪谷踴躍則跳巒簸邱爭靡違於君子中
寧謝於諸侯況賞罰之必信旌君國之大猷其中志氣超
神眉目勝畫地祇衛蹕山靈捧靶眾沸渭以紛紜獨雍容
而閒暇裁冠而雲散五色揮策而日迴三舍狀威鳳之飛

翔等神龍之變化此神人今有作豈臣子之齊駕是時也
天宇闢睿情歡命京尹將屬官美斯場之寵麗成今日之
遊盤詳其指揮雅標幹事之首察其任使孰爲知人之難
遂賞功而褒德何縑縞之戔戔尹乃拜手稽首逡巡不受
曰子來之功臣何力之有夫稱物以平施則可大而可久
故職司與役徒亦恩加其賜厚且稱茲藝精鍊古來罕見
寓今斯成伐謀足擅可以震疊戎狄康寧寓縣漢祖未悟
果有白登之圍唐堯闕修載勞丹浦之戰然明者覩於未
兆戒者圖於不見城誠狹頗積往來之勤馬雖調恐生銜

糜之變憑覽則至樂躬親則非便帝曰俞忠哉真知言之選

孔璋

璋許州人天寶中上書請代李邕死配流嶺南

理李邕疏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愛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

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
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
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
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
我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之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
今聞坐賊醜敗厥行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患
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
加之以極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
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轅無取徒獸

視禽息雖生何爲況賢爲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縫掖有足效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金林父曲逆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禽息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

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劒豈煩大刑然後歸死
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
爲寇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敷含
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
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
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
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
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
死罪死罪

韋建

建字士經天寶中爲河南令

對名田判

乙爲列侯名田縣道有司糾云旣違新制請沒入縣官乙訴云雖已受封實未之國不伏

錫社啟土開國建侯惟彼占田制無踰等瞻言縣道未可裂封乙實無良不能幅利慙晏嬰之辭邑雖謝能賢非丞相之出關未宜加罪必也異蕭何之窮僻同王立之占求則漢典可遵殷鑒斯在待於閱實方正爰書

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

名位所以寵賢爵祿所以馭貴德盛者慶遠源深者流長
垂裕後昆啟迪前列今見其人矣薛氏之先奚仲爲夏車
正仲虺爲湯左相與滕爭長薛實先封佐漢登臺因而胙
土河東冠族代不乏賢五代祖道衡隋吏部侍郎內史侍
郎隋文帝創造霸圖發揮綸翰變當時之文體高祖收皇
朝行臺金部員外天策府學士我太祖之經綸王業專掌
詔檄擅經國之詞宗凡所事業著於史傳曾祖元超皇朝
戶部尚書中書令汾陽縣開國男丹青景化金玉王度訐

謨載於盟府故事留於臺閣祖毅皇朝鄜州洛交縣令太子舍人父儒童皇朝京兆府醴泉縣丞贈梁州都督潛德養蒙晦明藏用位不充量道屈安卑武子之德在人太邱之德益茂府君諱舒字仲和醴泉府君之長子也元和誕靈純粹時秀覃訐有異敏惠夙成聞詩禮之義方深仁明之正性讀書知王霸大體覽史慕名臣高節脫畧細務經濟遠圖銓衡賞擢年十九授華州司士參軍從累考也轉相州司法參軍又遷岐州司功參軍鄴郡舊都扶風左輔掾曹之選必先才地以儒學飭吏以明察莅官筮仕之初

有令名再命而偃不忘循牆之恭三語故稱則聞趨府之
譽堆案之下析滯無虞天寶初寰宇昇平典刑攸敘旁求
端士以授法官拜大理寺丞敬爾繇獄有郡吏抵犯議合
惟輕台臣作威俾令從重服念累日至於旬時苟有動搖
必將頗類彰書厥狀實曰非辜初秉直而不移終忤權而
獲罪貶青州司戶參軍君子曰守法不回正也移官無愠
達也道不可屈身屈何傷無何授金州司馬遷夷州刺史
舉淹滯擇廉平也至德初遷渝州刺史西通楚道北控漢
中山鎮縉雲峽通明月歌來暮於巴俗願借留於梁境昇

課最矣君理行第一所居必聞冉季膺政事之科龔黃獲
循良之首累遷巫溪二刺史兼少府監殿中侍御史溪洞
雜類蠻夷徼外緩耳素服小有底寧言語之所不通撫柔
之化風靡寶應初皇上以四郊多壘五谿未安乃拜黔州
刺史黔中經畧招討官觀察處置鹽鐵選補等大理卿兼
御史中丞黔中者禹貢荊州之域秦開武陵郡其啟土也
大其貨殖也殷有廩君之土舟擅寡婦之丹穴惠化所感
無思不服昆明者西夷絕域開池習戰漢所未通遠聞德
政翻然納款琛賁尤物來獻於重譯紫泥寶書屢榮於手

詔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御史大夫河東郡開國伯賞茂勲也十郡土風百域異俗輕剽詖窳姦宄矯虔示之以威信興之以禮讓華風變於夷裔膏雨浹於殊壤方將作鎮藩翰永爲長城天不憖遺人將安仰以大厯十年四月二十五日薨於溪州之公館春秋六十有八勤王事也魏闕將朝來展韓侯之覲荊州罷市深懷叔子之仁百蠻感慟三軍雨泣惟君愷悌之性始於閨門忠義之誠聞於邦國少有大量幼而老成結綬勤王敬恭朝夕精識可以應務明斷可以析疑每推是心以接於物魏其廡下金盡散人汜

毓室中衣無常主而雅好文酒醉猶溫克陶然忘機傲然自得儻來軒冕曾不在懷此則山簡之疎曠莊周之造道貴而不驕謙遜每推於寮友寬而能恕喜怒不見於家人信大雅之保身中庸之蹈道況乎負才器以身許國剖郡符簡易之風政行於南國者二紀領藩鎮者十年凡所條奏上簡聖心汝實專征嘗受元戎之鉞我惟共理兼榮副相之印充國之功宣右地伏波之式是南邦遺愛去思古今一揆君外祖故中書令逍遙公韋嗣立先朝碩德叔父故陳留郡太守河南採訪使江童當代名賢季弟前吏部

侍郎今宣州刺史宣歙等州觀察使邕朝之俊茂旣闕隋
朝至今掌綸翰者四葉天寶之後膺方面者三人中外相
門奕代文學閭閻之大莫之與京夫人京兆韋氏故工部
尚書東都留守虛心之次女婉淑之德早映圖史柔明之
姿動成師範方保榮於韓樂奄追悼於潘詩以永泰二年
三月殂逝巫州官舍追贈扶風郡夫人從夫貴也長子前
鄉貢明經安親次子左金吾衛兵曹安國早承訓導皆成
器業才行之美孝友彰聞有志不時相次淪天三子永王
府參軍安郡縣稚之歲執親之喪致毀而終人踰所痛卜

云其吉列兆先塋不忘孝也第二女故梓州射洪縣令杜
滔妻至孝純深提攜孤幼江山險阻扶護言歸誠孝所通
龜筮協吉喪事不敢不勉備物必誠必信聖恩震悼贈禮
部尚書賻物三百匹仍令中使監護弔祭儀仗禮優常等
飾終之典迴日月於佳城詔葬之儀濡雨露於泉隧以大
厯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合祔於萬年縣棲鳳原禮也季子
太常寺奉禮郎遵誠協律郎遵誨太祝遵訓等七人童丱
而孤孺慕罔極松楸已拱地邇先君棣萼前彫塋連愛子
封之若斧尚行夫子之規坎不及泉自合延陵之禮余忝

內弟早荷周旋傳盛德而備詳敘高行而無愧詞曰

汶水源長條山連岡鼎氣發祥大族其昌車正仕夏鈞衡
佐湯贛君法令內史文章德厚慶遠才優道彰中書政本
綸閣傳芳時稱茂緒代濟業祉學小申韓藝通墳史邦有
良翰朝推端士析滯列曹申究大理三黜無愠九遷茲始
州縣甦勞雲霄則邇西南重鎮實倚長城夷落風變蠻陬
化行駐車決遣攬轡澄清赤舄命服朱綸錯衡霜飛憲簡
露溢戎旌絕域輸款殊方獻誠牙璋旣備介圭方覲仁則
宜壽天胡不憖迢遞江山悲涼旅櫬震悼宸宸哀痛藩鎮

詔使護喪同盟執引哀哀孝子斃斃弱允銘德敘功庶乎傳信

王之賁

之賁并州人長安尉之咸弟

對初稅畝判

所司初稅畝怨者實多僉議罪其變法中尉云
匪躬之故兩稅不同

飭力長財任農勸業利則已久稅宜在均或乘弊以斂輕
或因虛而斂重邦都以入未息夫家之征倉廩是資仍鞭

什一之稅籌茲變法初欲贍官亦猶搜粟都尉冀立阜時
之策司農中丞用成強國之算雖將實於邦府恐多奪於
吾人人其不足國也何有徵之以古則魯公之制難循用
之於今則有若之言可尚出其過籍非禮誠深言人匪躬
過之已甚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六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任華

明堂賦

與庾中丞書

與京尹杜中丞書

告辭京尹賈大夫書

上嚴大夫牋

送李侍御充汝州李中丞副使序

送王舍人歸壽春侍奉序

送祖評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序

送杜正字暫赴江陵拜覲叔父序

送溫司馬進降誕方物序

送宗判官歸滑臺序

桂林送前使判官蘇侍御歸上都序

送姜司戶赴宣州序

送李彝宰新都序

秦中奉送前涪城賀拔明府歸蜀序

薦福寺後院送辛嶼尉洛郊序

送李審秀才歸湖南序

重送李審却赴廣州序

送標和尚歸南岳便赴上邠序

送虔上人歸會稽覲省便游天台山序

送魏七秀才赴廣州序

夏夜對雨餞李玕擢第還鄭州序

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序

西方變畫讚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六

任華

華元宗時官祕書省校書郎出爲桂州刺史參佐

明堂賦

粵若稽古巨唐千靈累聖二葉重光思文烈以宗祀象天
地之圓方考遺訓建明堂俯南端之赫赫擢北極之鏘鏘
盤螭黝糾捧神珠而高翥遊鵬翕習仰層檻以迴翔星辰
出納於疏牖虹蜺縈帶於軒廊遠而望之若扶桑吐日生
高岡近而察之若叢雲轉蓋陵昊蒼屹崢嶸以岑立漫披

離而翼張其奧祕也懿漚退槩靈仙髣髴肅枚枚以實實
宵眇清爽日月來往赫眈眈以煌煌階陛嶙峋而分據樂
櫺磊落以相望實造化之難測非翰墨之所詳吾君正冠
冕垂衣裳佩玉璽腰千將猛簾列崇牙張百揆時序萬國
來王敦行尚年旣在南而近夏貴仁親族乃居東而曰陽
中主尊於太室西導德於總章務兢兢之孝理匪晏晏之
樂康然後知嚮明之位正隨時之教盛因方備色乘五運
以順行選士養賢崇四學而敷令豈直若斯而已哉其宮
十二以象辰行水四周而爲海堂筵楣徑可以見乾坤之

籌策暑往寒來可以知六九之變改室也州之數牕也卦
之在高得黃鍾之實柱懸列星之彩畢千古之能事終一
人之不宰至有虞之總期夏后之太室殷重屋以五周太
廟以七伊數君之餘制各殊途而並逸雖信美於當年是
無取於今日別有清河絆鳥長沙求贄討論公玉之圖錯
綜伯喈之議儻繡栢之有漸庶青雲之可致

與庾中丞書

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一昨遷拜中憲臺閣生
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自去冬拜謁

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袞相期眾君子聞之當
信矣華頃陪李太僕詣闕廷公乃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
爲卓絕負冤已久何不奏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
然公之相待何前緊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
公之恩遇薄於茲辰退思服念良增歎惋耳況華嘗以三
數賦筆奉呈展手劄云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所寄者尤
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爲務在
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曾不聞以片言
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常思漁釣

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
咸屬望於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與京尹杜中丞書

中丞閣下僕常以爲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
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無何建母喪家貧假貲服具而
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祝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
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曾往
來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亡之門固不易
耳僕到京輦常以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

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一昨不
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翦拂由是以
公爲知己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
是益知公懿德宏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終始之分
不然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祈丐於公哉若道不合雖
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爲壽僕終不顧肯策
款段崎嶇傍人門庭開強言乎矧僕所求不多公乃曰亦
不易致卽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於公
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輟於已方可以成濟物之道公乃

曰分減豈輟已之義哉況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客舍傾聽寂寞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爲閒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輕於信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惟公留意耳任華頓首

告辭京尹賈大夫書

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爲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耶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之名而已哉

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於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澆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醪博徒遊者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嬖者恥爲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平原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嬖者用君爲愛色而賤士乎

原君大驚悔過卽日斬美人頭造甃者門謝焉賓客由是
復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況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
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
華頓首

上嚴大夫牋

逸人姓名華是曾作芸省校書郎者輒敢長揖俾三尺
之童奉牋於御史大夫嚴公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
銷宦情於浮雲擲世事於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
榮非求利非求名非求媚是將觀俯仰察淺深何也公若

帶驕貴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謂威足凌物不能禮接於人則公之淺深於是見矣公若務於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曩日迴親眼於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不敢成公之美事乎是將投公藥石之言療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卑辭申之以喜色則膏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善聽之何者當今天下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於先侍郎矣然失在於倨闕在於怒且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論語曰君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乖於君子亦應招怒於
時人禍患之機怨讎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拔戟相撞其亦
在於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季獲罪嵇叔夜
爲鍾會所圖古來此類蓋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
以爲深誠乎必能遇士則誠於倨撫下則宏以恕是可以
長守富貴而無憂危矣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
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華言亦唯命明日當拂
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送李侍御充汝州李中丞副使序

華州汝州兩京股肱郡也朝廷以股肱之郡非有股肱之才者則不可造次任焉是以命華州牧兼御史中丞李公亟乘轅於汝所以輟於華而急於汝者何蓋由華已致理而汝久缺人久缺者何不易其遷故也然則州有兵而刺史爲之使使不可以獨理爰命前監察御史李公爲之副清泗上朝周之路絕漢東封汝之心屹然長城蕃我王室亦在副貳之力也且御史仲兄金吾將軍嘗處中司之雄職鎮於上洛之要地招我於芸閣之上假我以柏臺之榮與華甚厚同於骨肉華見侍御如見金吾方將遠別值余

有犬馬之疾不遂攜酒灞岸賦詩河梁魂消暮雲心折秋
草而已矣汝穎自古頗多奇士荀陳令族豈無子孫君其
善待之無忘推遷至如公堂閑坐對三十六峯或青雲半
收或新月初挂當有佳句時時寄來

送王舍人歸壽春侍奉序

太子舍人王良輔時人覩之呼爲玉人我心重之有如瓊
枝今隴西公卽舍人譚公之親也公尤哀而憐之情義同
於長兄禮秩優於諸弟夫如是豈得爲萬里之別乎蓋以
舍人急於倚門之期切以趨庭之戀若之何因留之贈言

贈言伊何莫過於勤孝立身伊何莫過於守正而已秋天
壓溟海白波走洞庭後期何日悵惘猿聲

送祖評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序

自武陵守擁旄分閫有唐已來李公一人而已自非忠義
特達有文武才畧者曷以致茲公以黔巫之地西控微瀘
彭濮東接桂林象郡北漸巴峽南馳滄溟蓋蠻夷獷俗罕
遵聲教必藉於幕畫而詳延祖生豈伊異人卽我府主隴
西公之嘉客也方將表於金闕而加之鐵冠適會有黔中
之命相繼而至夫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況黔中桂林

兄弟之國又何閒然哉俾朝廷知黔中得人與桂林得人
何異出餞何許舜亭我我凭檻窺黿鼉之窟酌酒滴魚龍
之背金石絲竹雖有秦聲青山白雲恨非吾土華承命製
序因贈以言不慮吾子以忠貞爲本又當指蹤不選地感
恩不顧身死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仇怨則報
之以德勿瑕勿疵吾常以此爲終身之寶今以終身之寶
贈君以爲何如也

送杜正字暫赴江陵拜覲叔父序

吾見驥子齟齬之時愛其神清知其才清今果爾也頃漂

淪荆楚旣孤且貧求食於誰託身於誰四海茫茫未獲所
寄及遇我隴西公獲所寄矣公以故人之子憐而收之去
溝壑而寄乎南山罷轉蓬而蔭於桃李君子曰隴西公在
正字爲不孤已今離叔父頗久斲歸阮家之巷感知已厚
恩尋赴李膺之門華與臨別撫其背曰高門積慶無忘乎
聿修厥德大名難繼宜其自彊不息念哉

送溫司馬進降誕方物序

昔者黃帝生於壽邱文王生於岐陽數千年閒以爲盛美
況我明主感龍而生如鳳之鳴黃河爲之清率土爲之寧

豈壽邱岐陽足云哉是以四方牧守咸獻方物用賀南山
之壽長居北極之尊今此邦使乎誰膺慎擇則司馬溫驢
其人也驢相門子溫其如玉五德備焉堅其如金百鍊成
焉旣出車彭彭羣公追餞於北郭草草亭龍從羣峯疊出
青石逶迤秋水下藏碧沙對此爲別飲酒而已

送宗判官歸滑臺序

大丈夫其誰不有四方志則僕與宗袞二年之間會而離
離而曾經途所亘凡三萬里何以言之去年春會於京師
是時僕如桂林袞如滑臺今年秋乃不期而會於桂林居

無何又歸滑臺王事故也舟車往返豈止三萬里乎人生
幾何而倏聚忽散遼賈若此抑知已難遇亦復何辭歲十
有一月二三子出餞於野霜天如掃低向朱崖加以尖山
萬里平地卓立黑是鐵色銳如筆鋒復有陽江桂江畧軍
城而南走噴入滄海橫浸三山則中朝羣公豈知遐荒之
外有如是山水山水旣爾人亦其然袞乎對此與我分手
忘我尚可豈得忘此山水哉

桂林送前使判官蘇侍御歸上都序

桂林秦所置郡也南臨天池東枕滄溟西馳牂牁北走洞

庭地方三千里帶甲數萬卒實五府一都會矣連帥之任
朝廷難其人往年命御史中丞張公公號爲稱職去年又
命我以佐之初張公受命之日以爲五嶺荒服不同於他
邦百蠻獷俗不可以獨理乃薦武功蘇澣自祕書省校書
郎除金吾掾攝監察御史以佐焉澣在幕中多所匡輔洎
張公家艱去職澣統其留務凜其正色操持紀綱而十州
之地晏如也洎我公至止觀其迹而美其政將表請焉澣
辭以久辭墳墓不見兄弟已六年願得生入武關一到闕
下足矣公從之或筵於西堂或罇於東樓或饌於亭皋凡

飲餞之盛未有若此之綢繆者也且予有善公爲揚之予
有功公爲敘之予有患公爲排之予有屈公爲伸之亦何
異脫騏驥於鹽車擲秋鷹於天畔乃騰騁難料擊搏在卽
亦足以快意矣且爾兄吾兄也爾身吾身也雖萬里爲別
何別之哉雖然不能不愴恨儻見二相國當爲深陳江嶺
安危之體焉料子必見潘庶子因登高把酒南望千峯白
雲離披橫在山畔與我疇昔所見豈有異乎由是益令人
思北歸

送姜司戶赴宣州序

士莫不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頃姜生以調集不偶薄言
東歸乃告辭於吏部徐公公素知其才惜其去竟不與之
別無何授宣城掾得不謂少伸於知己乎秋天晚晴碧色
如掃橫度一鳥時時行雲益令姜生有懷吳會況還家有
循陔之慶趨府有牒辟之命哉僕與斯人曾未覲止其友
人姜正範與余善邀余序之範誠以我筆家流則不知姜
意以爲何如也

送李彝宰新都序

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彝也少好學通九流百

家之言善屬文頗有大節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歷抵
二相國論安邊術由是召試西掖凡數十百人彝與莊若
訥高郢同入高等何垂翅於制舉而奮翼於西掖哉蓋道
之屈伸命之通塞各有時也執政以彝大人在蜀故授新
都以榮之彝豈不欲高步臺省時時與朝廷羣公談笑所
以俯就遠縣蓋爲大人屈耳秦雲滿天倏聚忽散與子分
飛亦爾也古人別遠貴於贈言子昔爲什邡令蓋鳴琴不
下堂而理今領新都則異於彼焉蓋以廬井灰於焚爇之
後毗庶瘡於刀箭之末樹立存育洪惟艱哉況奔衝填湊

晝夜風雨誅求供應旬晦山岳其親庶務則宜戴星而出
戴星而入焉其接賓客則宜一沐三起一飯三吐焉此朋
友之望也如月照雪峯花飛錦江當有新詩時時復寄來
念之哉李生

秦中奉送前涪城賀拔明府歸蜀序

吾嘗以忠孝禮義清慎此六者士君子立身從政之道而
兼之者稀涪城兼之矣何以知之嘗糾余郡又宰吾邑每
升其堂以觀其政況不以編戶遇我而以國士待我情願
交深貫於金石自我不見於茲五年長安相逢如自天落

金史卷之三
而喜可知也公以時命未偶駕言于歸南山巖巖分我鄉
之南北秦雲日暮類吾徒之聚散況公之仲兄季弟與余
爲忘年友涪水春風巴山秋月靡游不同久阻山陽之歡
又此河梁之別二事交戰祇醉我心今紫微郎常公朝廷
之詞伯而公之舊也君其請賦一詩以大誇西蜀父老矣
薦福寺後院送辛嶼尉洛郊序

一昨渭北節度工部尚書臧公表薦辛嶼尉洛郊蓋知嶼
事親以孝聞與朋友以信聞於吏道以幹聞不然非所聞
也秋七月將之官乃胥命於此寺後庭蓋所以破臨歧之

妄想銷操袂之煩惱也僧院少客蒼苔滿地終南曉晴洗
然黛色日暮飲罷鐘聲傍山贈言曰子之叔父以清白著
稱歷踐臺省官至二千石子其克已自勵無墜叔父之風

送李審秀才歸湖南序

平西原之歲隴西李審自湘東來才甚清氣甚和節甚奇
心甚高僕是以恨相知晚也秋九月又言歸於湘東眾君
子出餞於北郭碧峯巉巉出於柏梢有如虎牙夾天而立
加以白日欲落挂在巖半橫照灘水月帶微明操袂於茲
揮袂於茲恨無崑山片玉以相贈贈君桂林之一枝審再

拜曰幸甚

重送李審却赴廣州序

吁嗟乎蒼梧之片雲或隨風而東或隨風而西片雲旣如是孤客亦如是昨日李生言歸湘東今日李生將赴南海昨日今日豈有二李生乎亦猶前日蘇秦與今日蘇秦不殊耳所以然者何耶蓋乘流則進見機而作明有志於四方非凝滯於一途其中或有不得已之事亦不怪有也昔孔某嘗爲東西南北之人張儀亦爲燕趙齊楚之客其已乎滄波遠天混和暮色孤舟一去曷日而旋歸哉

送標和尚歸南岳便赴上都序

南岳有大比丘其名曰道標性聰惠穎悟通於禪門精於律儀善於說法該於儒術是以禪師伯之律師仰之法師宗之儒流服之自登戒壇凡四十餘夏致弟子彌漫於江嶺間不下萬二千人不然安得前後連率新舊岳牧莫不嚮風稽首焉屬我中司隴西公方崇東流之法化南越之俗是以惠然杖錫而公待之禮敬甚厚前隴西公曰維摩經不云乎法無往來常不住故金剛經不云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每念雙林樹下將歸乎湘東郡又憶王舍城中

當詣於漢北關公難違其意悵然久之乃命幕中樂安任
華爲之序序云彼上人者甚爲稀有方以般若爲舟而浮
於洞庭以大乘爲車而游於京師皇帝深信釋氏必將延
入內殿問以祕藏豈唯將相得歸依之地王侯發迴向之
心而已乎王疑曰如吾言焉

送虔上人歸會稽觀省便游天台山序

圖書所載名山如天台者鮮矣故老萊游於斯應真游於
斯虔上人亦游於斯老萊崇於孝者也應真崇於道者也
二公之美上人兼而有焉上人緇侶之澄肇詞場之沈謝

讀盡貝葉能了於空淨如蓮花不著於水不然安得眾君子禮敬若是焉言歸膝下則孝名爲戒將遊物外而朗詠長川豈徒蔭長松以隱身承瀑布以洗足是將採掇靈藥搜訪仙經歸獻北堂永同西母也鏡湖秋月當見色空稽山片雲能引詩興剡溪白鳥知爾無機雲門疎鐘訝君來暮豈不謂然耶今朝贈別桂林花洞庭白烟濕袈裟上人與君各在天一涯

送魏七秀才赴廣州序

此邦詞客往來亦云多矣其有論詩則爲詩人對酒則爲

酒徒如魏秀才元稹者不可多得況爾兄殿中侍御史萬
成吾友將爲遠別豈同他人江亭暮天勿辭一醉醉後解
纜則月照滄海猿啼碧山其奈爾何

夏夜對雨餞李玕擢第還鄭州序

今年東都秀才登第者凡十數人隴西李玕爲之稱首且
宗伯方以拔淹滯愍勤舊爲務而玕則年甫二十餘豈張
公意耶其如考舊文則上等試文策又上等欲以年少棄
可乎不可也朝廷由是翕然謂張公之用心也周選才也
當不膠柱於一途耳夏五月李玕將歸於鄭我中司李公

惜明晨東郊之別成此夜西園之會桐葉滴其疏雨竹枝
鳴其夕風夜酒旣醉俾我小爲之序

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序

我本師說教務存饒益會因啟聖方有激揚則大梵懷愍
念之心如來演神妙之句使無願不滿有求則隨故此經
標之爲其品題矣夫大自在者天之王陀羅尼者咒之目
蓋以憑神咒威力同天王自在且咒有八首除八難也經
惟一軸明一乘也若聽受講誦若書寫帶持卽是金剛之
身便作如來之眼是知煩惱大海本從妄想中生業障高

山亦因覺悟而破則頸邊瓔珞衣中寶珠未足比其珍矣
懿夫能摧他敵不假韓信之登壇能致甘雨乃同傳說之
作相此則有功於國矣至若火坑成水刀刃爲塵毒龍生
慈夜叉作禮此則有功於人矣及乎泥黎自苦阿旁驚怪
人便生於天上塔猶在於城南此則有功於鬼矣非我有
九十九億那由他諸佛同心同德安樂天人曷致於此矣
粵有雅和尚者誕生中土如從西域而來不讀外書只說
東流之法丙午歲訪余於景城西巖之蘭若從容曰此咒
有不可思議之力竟無序述謂之何哉華答曰唯然和尚

謹聞命矣將欲無垢之咒可驗淨居之言足徵豈獨施於
信者亦將悟彼疑者若可信而不信不應疑而疑則三途
之中不出入此輩畧述少言耳亦乃勉旃諸仁

西方變畫讚

離一切相修諸善法夫如是乃得菩薩心心所感者爲應
夫如是乃膺多福道無上者歸極感罔極者報親在心佛
在相唯心與相唇齒相依二事同源百行宗孝蔣氏兄弟
惟孝也哉前殿中侍御史蔣鍊鍊弟前右拾遺鎮鎮弟前
無錫尉鏞鏞弟前千牛銑銑弟前協律郎錡等泣血三年

哀過乎禮願西方上聖永福先人故尚書左丞贈太常卿
汝南侯大祥敬畫妙法蓮華變一鋪惟此經開佛知見授
聲聞記如來祕藏菩薩上緣始發乎鍊也伯仲之心見乎
法如來大士之相終成乎太常無餘之度孝矣哉太常盛
德公才師訓天下朝廷遂謙沖之德後生興祿士之歎邦
國殄瘁元元安仰華太常故吏也侍御以華情之拳拳見
示經變泣對靈相祇感遺仁侍御女弟潤州長史京兆王
宙妻次前信州刺史高陽齊餽妻季前拾遺東海徐閔妻
哀禮兼極此道也古所難況衰俗乎敬爲讚曰

大孝尊親其次用勞其次用力蔣氏之子三者備極誠哉
孝德匱竭精素哀空上慈乃續靈相光儀旣備景福隨之
並無衡量